

回窯¹

「那個，前面那個是我爸。」

「真的假的？哪一個？」

我端著一碗鹹粥，扒個幾口，和辰倚坐在粗糙的水泥磚頭低牆上，腳邊一大袋黑色加厚塑膠袋，被滿出來的炮盒、保力達瓶等壓垮失重而散了一地。我沒有騰出手指，只是下巴抬了幾下。「戴眼鏡那個？」「不是。」「蹲在地板那個？」「不是不是。」

「穿著背心戴黑色棒球帽手交叉在胸口現在轉過身那個。」

「哦？看到了，他有看到妳嗎？」

「沒有，他看到也不會認得的。」

清早七點，等候報到的神轎和藝陣們佔滿了祖師廟前的廣場，一片海埔新生地，東鄰公共造產商場，西邊過一條馬路即是我就讀的國小。鼓聲雷動，拉炮聲接連不斷地鳴響整片青空，電子音樂車蓄勢待發地以重低音在路面上躁著節拍。

我們的鑼鼓車則停駐在廣場的一角，如一隻銀灰色的甲殼蝦蟹無聲棲息，身穿潔白漢服的樂師們像一層浪沫流動著。「想去買杯咖啡，要不要一起去？」辰帶我短暫離開這片漲潮的潮間帶。我們經過的學校外牆還留著我畢業前的畫作，我如野兔般走在辰的前面，經過幾幅以家鄉名勝景觀為主題的畫，跨海大橋、通樑古榕、玄武岩柱……，許多輪廓線條都落漆斑駁了，但漆彩裡筆觸的方向和力量仍然清晰可見，所有純稚的天性與未成形的念想都封存在樹脂和乳膠裡。

¹ 以傳統戲曲「薛平貴回窯」（或「回窯」）為題，情節為薛平貴在武家坡與王寶釧相遇，但因十八年未見，假借自己是平貴同儕試探王寶釧，王寶釧認不得薛平貴，堅守貞潔逃回寒窯，直到薛平貴取出血書才相認團圓。

我停在一幅下半部有一整片天人菊草坪的畫前，驕傲的指頭在右下角刻意工整的姓名前舞蹈著，置身童年時空，半分神智打回至啟蒙的一顆頑石，還未識所有得與不得，縱然不得也不知所以。一臉寵顧的辰拿起手機拍照，偶然見得一種如兄如父的溫柔寬愛，填海補天，法力無邊，成年的元神突然歸位，乍醒還原的我驚喜於這一刻竟然值得紀念。

我和辰再回到廣場時，八成的陣頭都向祖師廟報到完開始行進了，擁塞的廣場漸漸回復到我的記憶空間。桃紅色的、正紅色的、鮮黃色的T恤背面印著宮廟名稱、羅馬拼音、關聖帝君或千歲王爺等主神臉譜，或者結合丁香魚、土魷魚等地方特色魚種，套上一件夜藍色的翻領繡字背心者以示幹事或主委階級。隔著稀落又繽紛的人群，那個穿著背心戴黑色棒球帽手交叉在胸口的。我爸。在神轎前嚼著檳榔不與人交談，帽沿壓得低低的，個頭不高又駝著一點背，平均一年見一面，我極不該認出他的。

整日繞境我如一粒螺貝，在安全與穩定的水質下游走與吐露，一旦辨識到他，（辨識他不僅是視線角度之所能，更是身體的感應與直覺的召喚）：他摸了摸他的棒球帽沿、他又往地板吐了一口檳榔渣、他突然騎摩托車脫隊了，他的方向他的動輒他的靜止，我便旋即藏匿作一顆無生的永恆化石，警覺地避免被看見，又或者，更多想避免的是，一張看見了而不認得的臉。於是我埋伏於無愛的喧鬧中，唯恐沉默的骨骼相認出成長與退化的逆音。

從小長大的地方庄頭宮廟，排在我們以北管作為轎前樂帶領神轎的另一間宮廟之前。看著我爸和廟裡的神轎、小法團走出廣場，我們也開鑼起鼓，終於要前進了。腳穿黑色 skechers 機能鞋，些微外八，不是穩穩地舉起膝蓋自然落地，而是刻意邁出每一步卻顯得潦草和輕浮的步伐，削少的肌肉讓他的身形稜角更加明顯，在隊伍前方，他的身體有點像一位模仿秀演員，肢體的收擺像是演練與充當。他漸漸往前，眼前的人群漸漸密了起來掩蓋住他。

近午，溫度逐漸升高，熟悉而久違的日曬感，在漸漸減少返鄉次數，節約至一

年只有農曆過年才回去一次的這幾個年頭，已經快要忘卻這座離島入夏之後艷陽的炙熱與蒸騰。我們向西陸續經過孔廟和生活博物館，孔雀藍燕尾屋頂，朱紅重門深鎖的孔廟，在暑氣漸息的孔子誕辰日，高中時期便會隨著國樂社在樓殿和廡房裡擔任釋奠典禮的樂生，用五聲音階的單音延長四拍，昭平之章、宣平之章、咸和之章等，非常單調而莊重肅穆的樂音。

生活博物館以陶灰色為主體色調，以傳統建築特色的馬背形為門，以浪為頂，距離幾公尺遠就可以看到入口那一層樓高的醒目巨大茶壺公共藝術，博物館剛落成開館的那幾年，我仍是努力維持耳下短髮短指甲臉部皮脂總時時出油的青少女，曾在一個身體無聲長大的下午，在那通明亮晃的場館廊道一處，被竊取了五分鐘，游牧到西雙版納少數民族獨特風情的音韻裡，並將暢快激昂的節奏偷渡到這個相隔 18 個經度漢人居住的小海島，融和在清朗的日光，流瀉在涼傘、五營、小法、咭咕石、透西船……靜寂的歷史遺跡、文物資料，以及那些三三兩兩凝視或顫動的睫毛上。

地方和記憶之間的綁定，就像重新點開瀏覽器，突然跳出「Chrome 未正確關閉 是否恢復頁面」的彈幕。是。記憶便回到了上次的動態：前方轉角處的警察局曾有一雙勇敢的眼睛，和忍住擁抱而停在半空中的雙手，告白的學弟雙手後來不吹笛子了，拿槍拿棍當上了警察。再彎彎轉轉到市場附近，「Chrome 未正確關閉 是否恢復頁面」。是：高中的每個周六下午，會走過這條關聖帝君廟旁有樹梢篩下粼粼光影的小路，然後聞著小販收市後殘留下菜肉青翠的鮮氣和腥味，師母一家就住在左手邊小岔路裡的一小戶人家，在那裡我學會了彈撥的基礎，彈挑輪音來自手腕的靈活與鬆弛，按音的流暢來自手指的曲立和伸張。

一百六十公分的身高、圓潤小巧的乳房、一對內雙小鳳眼……，我用已然成形的身體，敲擊著傳統金屬樂器，以為神祈開路奏樂之名，重返生命裡曾經反反覆覆往返、逡巡、遊蕩……無數次的道途，如今卻見這些路巷陌生得像換了一張臉。放學去補習的路上許多店家換了，喜歡吃的麻辣鴨血店賣起滷肉飯，香溢三條街的炸雞店改賣鹹酥雞，每每預測這條路走到底會連接到哪間國小哪間超商哪種街景，真正走到底時又並不這麼一回事。路面柏油牆面水泥路燈水溝電線桿，這些見我是否也覺得像換了一張臉？

也許只有路面柏油牆面水泥路燈水溝電線桿看出來，我換了一張臉。

從小島上補習教室最密集的補教區繼續向西走，因更加接近海邊的關係，風力越來越強，連連吹落我的草帽，我忙不迭頻頻倉皇地彎腰追逐撿拾，掩頭遮面，費心於將自己隱匿與佯作外來的樂團師兄弟之中。西北方那棟透天厝還在，我偷看了一眼，又拉了拉帽沿，記得小時候總覺得那棟透天厝特別高巍，現在看竟不過與一般住宅無異。裡頭有特別蓬軟的沙發，一大張柔滑彈性躺了就不想醒來的大床，床邊垂著大片純白蕾絲紗簾，城堡似的有好幾層樓好幾間可以開或不能開的門，我曾誤開一扇，可以開或不能開的門裡，一對赤裸交纏的雄與雌的身體，還有那若隱若現虛掩的紗簾裡，有可以聽或不能聽的話，我曾聽懂了一句，「我著毋知影伊恁這兩個來欲創啥」。

那是我爸某一任女友，某一個「阿姨」的家。每次過午下課，我爸帶我和弟弟去找阿姨的時候，她通常都還在那張大床上，一直到晚上我和弟弟要回家了，阿姨才要起床準備上班。假裝自己是聽不懂台語的小孩沒多久，就再也沒進去過了，我爸也沒進去過了。再經過那棟透天厝，我想裡面還有多少阿姨在睡覺呢？

新北有條光復路，新竹嘉義台南花蓮也有條光復路，此時我們要經過的這條光復路也沒什麼特別的，只是這幾年多出了幾棟民宿，幾片小荒地還是長滿了青綠搖曳的芒草，身旁打鑼的師兄擰熄菸星，海風拂動翻飛他漢服的衣領下擺，我接過鑼槌頂替讓師兄去借廁所，隆冬七冬隆冬匡……隆冬七冬隆冬匡……低沉宏亮的鑼聲四拍一下，數著數著，鑼鼓走進一條陌生小路，V字型小路盡頭鄰海，人煙較市區稀少許多，遠遠可見一點突出的海面。我們又從V字的另一邊走出去，連接之處兩側低牆有風土彩繪畫，土黃色和象牙白的路面填補不均，中央可見一口閒置的井，抬頭是媽媽生前落腳的家。

這間被我爸下過「下不為例」禁令的三合院式的小房子比記憶中更斑駁了，照不到天日的鐵皮車庫暗暗的，我們沒有停留，光復路再繼續往前走，直直走直

直走，有一家從全家換成的 7-11，那片放置報章雜誌的玻璃牆邊原本是一對桌椅，某個和補習班同學在那裡逗留的下午，媽媽她就是照著陣頭的路線就這條光復路再繼續往前走，直直走直直走，走進還沒變成 7-11 的全家，買了兩盒巧克力，放到那片玻璃牆邊我們的桌椅上，那天我假裝不認得她。

天色開始蒙上一層灰，炮聲仍在四面八方此起彼落，許多神轎依照構造裝飾了喇叭或燈泡，趁著天要暗下，紛紛點起炫光奪目五彩繽紛的燈火，還有噴射火束烈焰衝霄。我和師兄們席地坐在人行道上，像一顆顆微微探出的貝肉，疲憊而黏膩的吐露著，此時一位修長的宮廟少年在我身旁坐下，五分褲露出了他佔滿小腿肚的刺青圖騰，我瞥了一眼他黝黑俊秀的臉，他開了口：「妳從台北來？」齒縫間有檳榔染紅的斑漬。嗯對，我們都從台北來。「那妳是台北人囉？」嗯對。警戒的貝肉縮回緊閉的殼。

「那妳怎麼會來學這個？」

陣頭們依序阻塞在城隍廟外的大街上等候入廟，彷彿又回到早上漲潮的潮間帶，一道白浪後退，我們就前進一段，時間的縫隙裡，我繞到前方的十字街頭，那裡是浪的彼岸，投生做回一片海的地方。我看了一會從小聽到的大法團，我熟悉的小法鼓聲一樣通透振顫，咒語聽來低沉神秘，循環反覆的音律之中，我爸沉默地前進，回到他的海。而我該歸隊的北管陣，正朝我緩緩走來，師兄笑著向我招手。宮廟少年（宮廟少女），你要的答案就在這裡（妳要的答案就在這裡）。

我爸始終沒有認出我，他帶著小法和神轎離開的背影，就像往年婚喪喜慶的家族場面裡，他和弟弟和新的「阿姨」，一個新的家庭離開時一樣，一樣的演練和充當，一樣讓我知道我不屬於。